

生與死

徐訏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生
與
死

襟
許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午脫稿

本書版權及排演權由作者保留

時：現代

地：中國

人：陳伯偉（環龍銀行經理）

洪 闌（陳伯偉之妻）

素龍（陳伯偉之長子）

素騏（陳伯偉之幼子）

張企齋（環龍銀行職員）

張美度（張企齋之女兒）

沈肯堂（張企齋之友人）

沈守白（沈肯堂之子）

韓 媽（張家老傭）

徐 甯（素龍素騏美度之同學）

李仲梅 (全上)

張母

張劍曉 (張母之子)

張劍平 (劍曉之妹)

劉百槐 (洪蘭之外遇——不出場)

亞生 (一個流氓——有鴉片癮的瘦子)

中棍 (一個流氓——有酒癖的胖子)

警察五人

第一幕

時：傍晚。

情境：中產階級張企齋的家。張企齋是環龍銀行的一個職員，妻死了以後也沒有續絃，同一個女兒過着安逸的生活，女兒在一個大學讀書，對他父親有兩重愛情：一重是對父親，還有一重是對母親的。所以她也有二重責任：一重是做女兒，在讀書；另外一重是做主婦，管家。但是最近一切都變了，她父親失業已有半年，她這學期也因而輟學了。所以從這間房間看起來，要說他們窮，自然還不能算窮；要說相當寬裕，也是不然的；房內也有書，這是美度所愛好的，也是企齋所看重的。

佈景：一間合於情境的坐起室，同時也是書房與飯廳。

〔美度上。這是一位智識階級的女孩；這種女孩在富有的家裏一定會是看不起人的小姐，但在平常的家裏則是最有同情心的女子；我們應當相信她在學校裏時功課是好的。第一因爲她聰明，第二因爲她把功課弄好了，就可使她的地位超於比她有錢的小姐。她生成有一副活潑的可愛的態度，慷慨直爽也是她的可愛的特徵；按說她是快活的，但是最近她爲她父親的失業與自己的失學，陷於不快活有好幾個月了。可是今天不同，她非常興奮，滿臉是快活的徵象。上場時手上臂下帶着許多東西——水果，鮮花，以及洋點心之類……顯然她是剛從外面買東西回來。她把東西放在桌上。韓媽跟着進來。〕

韓媽：啊！你回來啦！買了這許多東西。

美度：（吃力地坐下）今天我們要快活一下了。

韓媽：（收拾桌上東西）你一定走得很累了。

美度：沒有，今天我的心非常高興。

韓媽：實在，我也非常高興。這幾個月來你總是悶悶不樂，不愛出去，今天忽然高興起來，出去買了這許多東西回來；我好像在黃梅時節陰天裏做人，忽然開了太陽一樣的高興。

美度：不錯，我也是一樣，幾個月來，好像天天是陰慘慘的陰天，今天突然出了太陽一樣了。啊！韓媽，素騏，仲梅，徐寧他們沒有來麼？

韓媽：沒有，怎麼他們今天要來嗎？

美度：是的，我約好了他們吃晚飯，替我父親慶祝慶祝。

韓媽：那麼，我們要去預備菜了，你怎麼不早說，也好叫我預備。

美度：啊！這個我早已弄好了，我已經叫菜館裏送來，用不着你再來耽心了。

啊，韓媽，你說我現在多麼開心，以後我們又可以過安定的生活了，下學期我又可以進學校去。

韓媽：不曉得老爺這次的新差使有多少錢一月？

美度：大概一百八十塊，那不是同以前差不多麼？不過我們要節省，省下來要還

清一點債。

韓媽：老爺也奇怪，自從你失掉了母親，他一直規規矩矩的，怎麼這幾個月來忽然又三天兩頭去賭去了；不然就算沒有事情，也不至於負債的。要不是他有了事情，我真怕那麼可怕的慘事又要來了。

美度：什麼，你又說可怕的慘事，那到底先前有過什麼可怕的慘事？

韓媽：這是過去了，很早很早的過去了！

美度：那是爲什麼？

韓媽：這是一個很悽慘的故事。

美度：什麼？又是悽慘的故事？你講給我聽好不好？坐着講，韓媽。

韓媽：以後再講。（欲出）

美度：韓媽，我知道那個悽慘的故事，一定同我有關係的。以前不是有許多次，你也是想講想講的又不講了；有一次，在夏天裏，我問起我的母親，你也說一個悽慘的故事；現在說到我父親，你又說是一個悽慘的故事；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韓媽。

韓媽：今天快快活活，講這故事幹麼？

美度：上次，三個月以前吧；你說悽悽慘慘的夜裏不要講悽慘的故事，現在快活了，你又說快活的日子不要講悽慘的故事。你講，韓媽，你不講我永遠不會快活。

韓媽：……

美度：韓媽，你講。你在我們家這許多年，母親沒有了我跟你睡，同你在一起，你照顧我，你同我母親一樣，你什麼都不騙我，不瞞我，爲什麼對於這件事獨獨瞞着我呢？韓媽，現在你講，以前我心裏不快活，我怕我受不住悽慘的

故事，今天我很快活，心裏非常光明，聽一點悽慘的故事，算不了什麼。你講！

韓媽：隔天再講，隔天再講。

美度：我要你講，今天，現在，立刻，我要你立刻講。

韓媽：（吞吐地）你聽了可不要怪你父親？

美度：怎麼會怪我父親，你儘管講。

韓媽：你母親是一個了不得的好人，她待我實在好。她把你託給我，所以我要管你到你出嫁了。

美度：不要講這些了，我很知道；你同我母親一樣，我不會離開你，我不要你走，你老了，我養着你。現在請你告訴我那個故事。

韓媽：我不能講，我答應過你父親不講的。

美度：你是不是講母親不好，那也不要緊，母親終是我母親。

韓媽：不，你母親怎麼會不好，她再好也沒有啦。

美度：那麼你是要講我父親的不好，那也不要緊，他現在終是很好。

韓媽：他現在，現在又賭起來了啦！

美度：你是說他以前也這樣賭麼？

韓媽：是的，你母親死的以前。

美度：你不是說她在我四歲時候死的麼？

韓媽：是的，你四歲的時候，那時候你母親把你交給我。那時候我們在烟台，她帶了你的哥哥同一個妹妹到上海找你的父親。海上起了颶風，船翻了。

美度：怎麼，你是說她死在海裏？爲什麼父親一直沒有告訴我？

韓媽：你父親那時候在上海愛了一個妓女，天天賭錢，同現在一樣。

美度：韓媽，你是說我父親……

韓媽：是的，家裏有一年不帶錢來，不寄信來；所以你母親才帶了你的一個哥

哥，一個妹妹去找他，但是船翻了。

美度：我還有一個哥哥，一個妹妹。

韓媽：是的，要是在這裏，恐怕同徐寧徐先生一樣高了。

美度：那末後來我們怎麼樣呢？

韓媽：我們在烟台苦苦地過活。

美度：我父親呢？

韓媽：他一直沒有消息，但是二年以後他回來了。他在上海病了一場，那個妓女又同別人好了。他才想到家，回到烟台來，但是你母親哥哥妹妹都死了。這樣他才完全覺悟了，從此就懺悔過去，也不娶人，規規矩矩一直到現在。

美度：真的這樣麼？

韓媽：自然是真的。你母親走的時候，把你交託了我，叫我無論如何管着你；現在你已經快二十歲了，但是他忽然玩起賭博來，我想起來，實在有點怕。

美度：但是，現在這都過去了！過去了！

韓媽：（憤慨地）過去都在我的心頭，你母親這樣一個人，這樣的死去！我想到這裏，我真恨男人，你父親，不瞞你說，一切進大學，到日本留學，所有的錢都是你母親供給的。但是回來以後，不久他就愛上了一個妓女，把你母親害死了！（哭泣）

美度：唉！我父親，想不到我父親……

韓媽：但是你可不要恨你父親。過去的事情都回不來了。他是每天在懺悔的，他愛你，把你當作你母親一樣的在懺悔；你母親死了，他又什麼辦法可以追回她；只有你是他唯一希望，所以他無論如何要把你培養得好好的，要你好好
的讀書。

美度：（哭泣）……

韓媽：他的懺悔是很可憐的，但是你母親死得更可憐！

美度：（哭泣）……

韓媽：你快不要哭。哭有什麼用？你母親也不會復活。你父親最近的賭博，又使我想到過去，我怕，好像什麼慘事又要發生了！但是現在好了，可怕的形象又快消散了。他又要早出早回的去辦公了。

美度：爲這次失業，他是大大的瘦了。唉！母親……

韓媽：瘦！那是爲賭博，賭博，可惡的賭博！（又緩和起來）可不是瘦了許多，他這樣的清瘦，完全恢復了以前的樣子，以前，他從日本回來時候迷於賭錢的樣子，那時候你才生了，爲了賭錢，以後就在上海迷上了一個妓女！唉！這瘦，瘦得可怕！可怕的瘦，我怕又要發生什麼慘事了。

美度：現在我已經快二十歲了，那麼你是說他有十五年沒有這樣瘦過了。

韓媽：（更緩和）是的，他身體本來很瘦，但是自從他懺悔了以後，養得好，不糟塌；每天辦事，事情完了就回來，看看書吃飯，吃完飯睡覺，只有禮拜天

帶你去看看戲，或者去玩玩；現在因為天天賭到三更四更的回來，早晨不起來，所以瘦下來！瘦得同以前一樣了。

美度：（自語地）唉，母親會是這樣死的！

韓媽：他現在瘦得可怕，同以前一樣，這種瘦法有點可怕！我怕會出什麼事。

美度：（呆木地自思）……

韓媽：你可不要在你父親面前說出這件事。他現在要你相信他，愛他，他不願意你知道他過去的糊塗。

美度：是的，我仍舊相信他，愛他；十五年的懺悔，把我教育到這樣大，他也不娶人，沒有什麼娛樂，苦苦的工作，工作，只為我一個人的幸福與前途。

但是，母親，母親……（她又哭了）

韓媽：啊！這是難得的，過去有多少人來做媒，他都拒絕了。那完全為你，你像你的母親，尤其笑的時候，他同我說，你多一份笑容，多一種幸福，在他就

是多一種安慰。

美度：（伏在椅背上哭）……

韓媽：你好好的做人，就是對得住你母親；哭有什麼用？快起來。徐寧他們也快來了。（韓媽立起，於是一面裝菓碟，一面說：）今天起好了，一切要復原了，你下半年又要上學了，我們可以多用一個佣人，我老太婆也可以空閒一點了。（停一會）你起來，小姐，他們大概快來了。我去看看去。

（她拿了廢紙空花瓶下。）

美度：（起來脫去外衣，掛到衣架上，又頹然坐下。）……

〔韓媽捧着花瓶上，她已把牠裝滿了水。〕

韓媽：（把花瓶放在桌上，拿起花：）這是什麼花？有點兒像芙蓉，乖好看的。

（她把花插到花瓶去）

美度：這叫康納生。（她站起來，自己去佈置花去：）韓媽，你看看有幾點鐘